

下半夜两点,睡着的老妈,嘴巴张开重重喘气,我用一把小勺,小心地往她嘴里滴几滴水,稍息再滴几滴。正专心着,突然不远处一记闷响,紧接着哭叫声,原来是19床的老太从床上掉了下来。值班护士叫来人把老太抬回床上,老太哼了好一会才平息。

早晨护士来送药,发现19床又有状况。老太身上的被子踢开了,排泄物一床。护士长张罗人来处理好,对清醒着的老太说,你这情况一定要请护工了!有病家属说,前天老太儿子把他老娘送来后就不见踪影了。

老太开始给儿子打电话。对方铃响但始终不接听。老太一遍遍再打,儿子竟然关机了。刻把钟后老太再打,这次接话了,周围都听得到。老妈你烦不烦?我在忙,跟你说过空下来我会来的。我半夜里想小便摔地上了,你要帮我请个护工。不就是个小便问题吗?让周围随便哪个护工帮个忙,接一次小便付十块钱行吗?

听到这话旁人都哭笑不得。老太再三央求儿子请护工,听儿子吞吞吐吐,老太就对儿子说:“你这次来给我带把刀好吗?把我一刀捅死,你可以省心了!”“你瞎说点啥呀!我今天抽空来!”儿子口气很凶,急急挂了电话。

周围有人问,你儿子是干啥的?我儿子啊,是开公司的,手下员工不少呢。老太说这话时还带着点自豪感。

病房百态,有这样,也有那样。老妈斜对

爱是人间良药

徐慧芬

床躺着个不声不响的老头,陪伴老头的是他年逾古稀的老妻。她告诉我,老伴原先身体一直很好,这次是车祸造成高位截瘫,手术失败后又肺部感染。她说这话时很平静,脸上看不出有一丝忧戚。

我说你日夜陪伴很不容易。她说,少年夫妻老来伴是应该的,我老伴脑子是清爽的,也很敏感,所以我在他面前要尽量做出放松的样子,让他觉得他的病并不可怕,也还有希望……

17床是一位晚期乳腺癌患者,已瘦得脱了形,但人非常安静。陪在她身旁的是她19岁的儿子。这个阳光

男孩时不时地给他母亲喂水、擦汗、按摩,有时也打开手机让他妈看些什么。母子俩轻声交谈时,我见母亲看儿子的眼神是那么清亮柔和。也许她是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但眼前这个儿子,却让她得到了人生的安慰。我忍不住称赞这位行孝少年,他有些腼腆地说,她是我妈呀。而后又补了一句,妈妈只有一个呀!

这是感染科病房,病人多病情也都重,走廊里加了床位,一个耄耋老汉躺在那,下身只裹着一条纸尿裤,嘴里哀叫不停。那苍老

叫声里,透着凄凉无奈,也似有无限委屈。直到第二天的傍晚,他边上有了一个差不了他几岁的老头陪着,他才停止了叫嚷。

我98岁的老妈是黄梅天引发心衰,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区中心医院。该病区已老旧,房间拥挤,环境嘈杂。入住第二天,我们跟科室主任、一位和蔼的女士商量,能否让老妈换到心衰中心科去,那里环境好,有利老人康复。主任很理解我们,但她却说,心衰中心主要收治手术病人,这要请他们来给老人会诊。会诊医生来了,看了片和一系列验血报告,说老人已伴有肺部感染,情况非常严重,到他们那儿去也只能进重症监护室。考虑到老妈始终清醒,进了重症室如见不到家人她难免会恐惧着急,心衰病人情绪不好后果很难想象。于是我们决定不进监护室,好在主任过后给我们换了隔壁房间一个空间较大的床位。

药物治疗加上营养支持,一周后,老妈的各项指标渐渐回到正常。陪护老妈的日子里,我们除全程请了护工外,大家庭里人人出动轮流陪护,孙辈们也赶来探望安慰老祖先,不到两周,老妈出院了。

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:有时去治愈;常常去帮助;总是去安慰。这段誓言已在业界广为人知,告诉人们,医疗不仅仅是技术的产物,更是情感的传递。它的精神内涵也可以概括为这几个字:爱是人间良药。

到新西兰南岛旅行,先生日胜租车自驾,沿着南阿尔卑斯山脉的西部行驶,目的地是旅游胜地皇后镇。

车行不久,我便发现,车子机件发出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噪声。我们都没当一回事,我且还笑谑地说道:“嘿,这辆音乐车,尽播些刺耳的音乐,实在太难听了!”

绵延无尽的山脉风光旖旎,我们的眸子化成了惊叹号,车子的噪声也变得不那么刺耳了。车子高高低低地驶着、驶着,一边是悬崖峭壁,一边是浩瀚大海;寂寞的山峦孤傲而又沉静,鲜活的大海自在而又喧嚣,两者毫不协调地交汇成相互冲击的巨大魅力,我们左边看看、右边瞅瞅,醺醺然地醉了。

当车子蜿蜒蜿蜒地驶到山脉低处时,日胜突然觉得方向盘不听使唤,成S状行驶,接着,车子全然失去控制,像一只笨拙而又沉重的风筝一样,斜斜地朝左边飞射出去,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重重地“杵”入了马路旁边那一大片潮湿的泥地里。车门脱落,我飞跌车外,像一只软蔫的茄子,趴在泥地里,爬不起来。我内心的恐惧遮天蔽日,日胜的脸也变成了青红黄变幻不定的交通灯。

不久,路旁便有多辆车子停了下来,许多热心的陌生人涌向了我们的,纷纷伸出援手。有个女子说她是护士,主动为我检查伤势,发现除了表面的淤伤之外,并无大碍,她以温暖的语调说道:“没事,没事啊,别担心。”继而检查日胜,发现他也毫发无损,啊啊啊,真是天佑我俩啊!

这时,有人帮忙拨电给交通警察,也有人探问我们的目的地,知道我们要去皇后镇时,一个伫立于旁的中年妇女毛遂自荐:“我正要去皇后镇去,可以载你们。”

众人纷纷散去,只有那名妇女一言不发地陪我们等交警到来。等我们向交警妥善地说明一切并签署了有关文件之后,她淡淡地说:“上车吧!”我们感激涕零,连声道谢。

在车上,我们和这名善心的中年妇女攀谈,然而,出乎意料,她态度冰冷,惜语如金。对于我们的问题,她仅仅只用“是”或“不是”来回答,语气充满了不耐烦;有时,甚至置若罔闻,简直就当我们是透明的。

刚才拔刀相助的她,明明就是一床温暖的棉被嘛,怎么转瞬就变成了一个冰箱呢?我们的心,长出了嶙峋响响的疙瘩。不知道哪儿得罪了她,根本就无从弥补。后来,实在忍受不了她拒人于万里之外的冷漠,傲慢、无礼,我们便也缄默不语了。两个多小时的车程,磅礴磅礴的寂静在车厢里凝结成块,足以把人压死。我们心里的疙瘩越变越大,胀到了喉咙里。

到了皇后镇,她问明了我们下榻处,便一言不发地载我们前去。尽管她依然像一只紧闭着的核桃,可我们心里的疙瘩却慢慢地消失了。

到了旅馆,我们再三道谢,脸色阴霾的她突然开口

说道:“对不起,我心情不好,一路上无法和你们聊天。”顿了顿,又说,“我的独生女,昨天因车祸丧生,我现在就是赶来皇后镇为她办理丧事的。”

我呆呆地看着她,胸口好像被斧头狠狠地劈了一下,痛楚汹涌澎湃……

一直心存感激。她却觉得小事一桩,无须挂齿。

大学毕业后不久,M去了温哥华,我也去了新加坡。我们通过电话、电邮、微信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,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我们从未怀疑过,年少时结下的深厚情谊,会跟随我们一起去,到天涯海角,到她老天荒。

然而这人世间,哪有

什么地老天荒?!去年我们见面,她那么健康有活力,今年再见,已是阴阳两隔。葬礼上,她的夫君饱含热泪致辞:“M的生命虽然短暂,但十分精彩、十分美好!她将永远活在我们所有亲朋好友的心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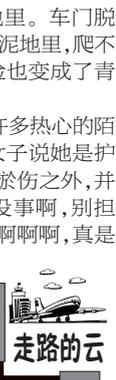
是的,永远。

梦岚姐虽然不认识M,但得知她的离去,也唏嘘不已。她说没有什么好忌讳的,来都来了,一定要如期参加她小孙儿的满月宴。那天天气格外晴朗,偌大的花园里到处都是鲜花、气球、美酒、佳肴,还有众人不绝于耳的欢声笑语。一个生命离开了,新的生命又诞生了,我既悲又喜,仿佛坐上了一辆名叫“生命”的过山车,跌宕起伏,脑海里不断地回旋着弘一法师说过的四个字:

悲欣交集。

棉被与冰箱

(新加坡) 尤今



走路的云

悲欣交集

王文献

我欲安慰的人,已经悄然

“忍看朋辈成新鬼”,是谁,写出这么悲伤的诗句,就是一把直插人心的刀啊。

飞机上,空姐看我完全没有碰飞机餐,关心地问我怎么了,要不要来杯热茶或咖啡。自以为是女汉子从不轻易流泪的我,勉强说出一个“茶”字后,就潸然泪下。空姐仿佛什么都懂,抚了抚我的背,给

了我一叠纸巾。我把脸埋在纸巾里,无声地哭了很久,往事历历在目。

读大学的时候,M是学校里一道靓丽的风景,随意往那里一站,就是生机勃勃的春天。她的端庄美丽,吸引了很多男孩子的目光;善良开朗,赢得了很多女孩子的友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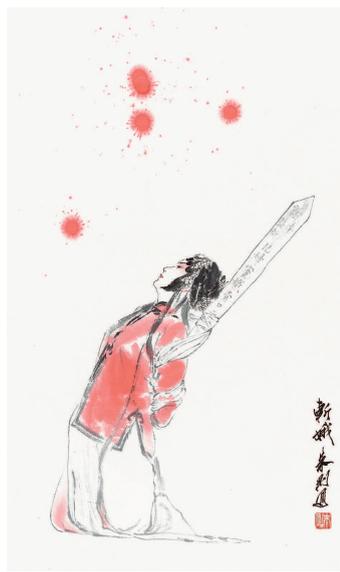
M读英文系,我读中文系,有段时间,因为一起办校刊,在学生小楼里,我们经常碰面。她喜欢花草,得知我也有同好后,在校园园里一有什么新发现,就会带我去看。记得就在我们编校刊的学生会小楼后院,她发现了一棵紫玉兰树,虽然不高,但春来一树盛放的花朵,仿佛紫色精灵一般,随时会振翅飞走,有种震撼人心的美。我第一次知道,玉兰花不只有白色、粉色,还有紫色。M还带我去看过很多别的花,我这才知道日日走过的熟悉的校园里,竟有那么多美丽的奇花异草。

有个学期,我去M的班旁听英国文学课,提升我的英文。细心的M每次上课前,都早早到教室,为我占个好位,还贴心地把自己的笔记借我参考,更不厌其烦地为我解释一些难点和疑点。那门课,我无须参加考试,却学得极其扎实,收获颇丰,对M

我订了去温哥华的机票,一来参加梦岚姐小孙儿的满月宴;二来探望病中好友M。然而,临上飞机前,收到M的夫君发来的信息,M的病情急转直下,不敌病魔,走了。

M是今年年初开始生病的,一直在积极的治疗中,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。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我,整个人都蒙了,浑浑噩噩地上了飞机。

真应验了那句流传已久的话,明天和意外,不知道哪一个先来。原本要去庆贺新生命诞生的我,现在首先要参加葬礼,那个



畫朱剛

折娥(设色纸本) 朱刚
三载大旱天地恨
六月飞雪窦娥冤

浪漫和实在是一对“欢喜冤家”,老是形影不离,又老是打架,吵完了则和好如初——

有一对恋人相恋三月有余,如胶似漆,耳鬓厮磨。有一晚去看了一部销魂的法国电影,散场时两人立刻达成共识:买房、登记、快点成家!双休日果然看房子谈房价付房款一气呵成,小伙子出350万,姑娘出150万,然后开结婚证明、装修房子、预订婚宴。爱情最愿意浪漫来当伴娘。

又过了一个星期,妈妈拉着儿子拜访一个律师朋友,妈妈问:他们如果不要好了,怎么证明我儿子出了大头350万,她只出了150万,房产总不能平分吧?律师心里好苦闷:刚结婚怎么就想到离婚?这想法太现实了吧?律师还是公事公办告诉说:阿姨,首先要收集证据……

浪漫对实在叹息道:现在就考虑要分手那肯定是要分手的。

陆俊超是远洋船长,也是我国海洋文学的鼻祖,他创作了著名小说《幸福的港湾》《九级风暴》等等,当年不少年轻人看了他的小说热血沸腾,马上报名去当海员——这个冲动特别浪漫,大海啊,蓝天啊,波浪啊,港湾啊,海鸥啊……可是真的当上海员就不那么好玩了,实实在在的事情太多;三个月半年回不了家一直在海上漂泊;碰到海上大雾只能敲响雾钟,祈求别的船不要撞上来;真的遭遇“九级风暴”,船体大幅度颠簸摇晃,差一点就……

我问过这些当年有浪漫情怀的男子(他们大多当上了船长和轮机长,大多已经退休),我得到的回应竟然都是四个字:无怨无悔。

这一回,浪漫把实在一口吞下了肚,谁说浪漫就是浪费?

在自己的手臂上文一只小小的小狗小猫,表示对宠物的宠,那是浪漫;倘若四肢和躯体纹满花纹和各种头像,就有点像摔了一个大跟斗——浑身乌青块。怪不得有一个文身店的橱窗里只贴两个字:刺生!我以为写错了,应该是“刺身”吧?后来才晓得日本人刺生的意思就是生吃,活吃!特别实在。

有一天,浪漫和实在又冲突了,浪漫有些趾高气扬:我从境外来,我的名字原来叫罗曼蒂克。实在回答道:但是,你到随便哪个国家都得实实在在地生活!

这段时间,大热天,白天做家务、锻炼、出臭汗。晚上收了汗、洗了澡,开着空调画画,画时,必备好一小碟花生米,倒上二两老酒,戴上老花镜。

现在都在说,人要有“想象力”才能进步,我的“想象力”肯定是没有了,但是,“灵感”肯定还是有的:一次,在微信上看到“老树”的画画,突然“灵感”了:老树能画画,我为什么不能自己画一点东西呢!画什么呢?自然是画我熟悉的井冈山的老伙计、老家什、老物件、老景色,“咪”口老酒涂笔画,那一张张画肯定都沾上酒气。

我没正规学过画画,不正规地画画行不行呢?我拿了几张废报纸,用粗笔照着小区的树木花草、家里的桌椅板凳画了一下,自我感觉还行。

当然,再怎么“行”,总要师傅领进门,于是,到书摊上买了许多贺友直老

师的连环画集、芥子园画谱,购了笔墨、宣纸,“雄赳赳气昂昂”走进了绘画艺术的世界。我走进了《山乡巨变》,让我学到了画画与写作是相通的,必须要画出细节,让我注重了在农村生活过的所有细节;《芥子园画谱》使

我学到了画画的方法,从用笔方法、具体景物的笔墨技法,从创作示范再到章法布局,给我

学习到了许多细节的解决方案。

绘画艺术世界,真令人神奇啊!有了绘画,一拿起笔,人就到画里去了,画里有个月好的世界,画就是一两个小时都不想出来。忘记吃饭睡觉是经常的事,于是,这个大热天,每天晚上,安静下来了就画画。

时隔50年,一些农活还记得:插秧、割禾、耘田、背木背竹,烧窑、挑料,一些

美味佳肴是不会忘的,如腊肉、米酒、杀猪酒。有些老物件,用文字表达还行,想画出来真难,如昔日的灯盏火把、推谷的舂、春米的石臼木杵、箬笠蓑衣、伺(捕)鱼的筍(土话:豪俚)、背木的“哑猪”(丫柱)挑柴的耒耜、挑茅草的木杠、摘茶籽的木钩等等,有些还得

请乡友去山沟杳杳寻找、拍摄,再用微信传给我做画样,有些传了不理想,还得自己去体会,如梯田,在雨蒙蒙中一层一层的,见似不见,清似不清。

井冈山农村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、日新月异:古老的拿山街原址耸立起了井冈山火车站;曾经荒无人烟的荒山建成了新城区;各村新建的果园、农业基地、酿酒、做食品的小作坊等等,数不胜数。这些需自己到实地拍摄,及时更

画画静心

晓赫

十日谈

夏日闲情

责编:沈琦华

感受荷花盛开的美景,体验诗意舒缓的生活节奏,请看明日专栏。



夜光杯